



追冬阳

潘鸣

大雪未雪,却连日阴冷,冬味渐深了。忽一日,久违的艳阳破云而出,天地豁然清朗。

依在窗台边品读张爱玲散文集《张看》,这位为了至爱甘愿让自己“低到尘埃里”的民国美人,情深意重的文字几乎令人融化。手机突然响铃,接起来,是建平兄的:难得这冬晴天,午后去双东丘峦上喝茶晒太阳可好?我已约了再光夫妇和轻抒……毋需思虑,我爽快应邀,然而,心中却为之一动。

建平兄是本市作协负责人,小说写得活色生香,手风琴拉得百般风雅。生活原本风和日丽,却不料厄运无端劈头袭来。今年初,被确诊为白血病,接下来好一段时间几乎在医院安了家。夫人姚老师本来也是抱病的柔弱之躯,抹过眼泪,毅然撑作顶梁柱,天天用轮椅推着夫君在医院和街巷间穿梭奔走,与病魔苦苦博弈。

起初,姚老师将病情真相瞒着建平兄。但搞文学的人是敏感非常的,某天他坐轮椅途经护士站,窥见电子显示屏上,自己赫然名列“危重”榜首,几项生命指数同颺风险值。回到病房,他捉了妻子的手说:我都明白了,没啥,遇上了就扛,我有信心!

我与再光闻讯去医院探望,病

床笼着隔离纱帐,建平两臂和鼻孔边交织安插着输血输液输氧的橡胶管。姚老师哽咽着诉说他的遭罪:持续高烧、溃瘍、重度贫血、失眠……一米八的大个似乎迅速地缩了水,人瘦得有些脱形。见到我们,他撑起身探出一只手使劲握了又握,眼中闪烁着炯炯光泽。然后兴奋交谈,话题始终不离文学和市作协的诸端事务,叮嘱说:今年重大主题多,脱贫攻坚,全面小康,抗疫复产。我这里一时使不上力,拜托你们多担当。我们咬着嘴唇一一承诺。床头柜上摊开一个小本子,上面爬着一些笔触艰难的字迹。建平微笑说,正构思一部中篇小说,精神好时就写上几笔。枕边还有一只袖珍音响,姚老师为他特备的,里面藏着贝多芬、柴可夫斯基,夜里帮他镇痛安眠。

正当朋友们为建平捏着一把汗时,病情稍缓的他毅然出院返家了。他说,我要回归寻常日子,作正常人。病魔一时缠着不走,我也不急,就跟它慢慢厮磨吧。于是,家中书房的台灯重新亮起,尘封多日的茶具复又铺开,作协人员上门探望兼着现场办公,红茶绿茶的清香满室氤氲。客厅墙上新挂了相框,里面有姚老师青春芳华时主演歌剧《江姐》的剧照。还有一张,画面上夫妻正走过一片草坪,姚老师无骨一般斜依着伟岸的建平……

上苍最终是眷顾坦然面对不幸的这观者的。上周在一个朋友聚会的饭局上,建平居然携夫人双双出席。脸色好了许多,凹陷的双颊重新崛起,席间绕场以茶敬酒,谈笑风生,已然将病痛的折磨忘乎脑外……

午后,姚老师驾车载着建平兄来接我。跨上后座,一侧固定铺设着一床卧席,被褥杯盖之类俱全。姚老师笑称:这是我自创改造的“房车”,这些日子,常常拉着他外出郊游。

迎着温煦的冬阳,我们来到双东丘坡上一处僻静的农家庄园,在观景台露天摆出茶桌,随席而坐。姚老师背着一款艳丽的双肩背包和孙姐出院去村野散步拍“抖音”,我们边沐着暖阳赏看风光,啜着茶水聊

叙。放眼远眺,四围是走笔婉约的浅丘,中央拥着一片平畴,竹树村舍绰约其间。村子叫邓家湾,应该有一湾清流缭绕吧?细寻寻觅,却并不见一些水痕波光。话题就说到许多颇有来历的老地名而今都湮没了初原意像,徒有虚名了,感叹应该有精致的文字把那些曾经的美好铭记下来。于是便自然而然聊到文学。再光是辞赋高手,曾题过《中山舰赋》的,就津津乐道古韵雅赋的个中意趣。轻抒刚在《德阳晚报》发完一组怀旧美文,说还有一肚子陈年暗香,以后再慢慢溢出来。我正被张爱玲的文字迷着魂,绘声绘色推崇这位奇女子的雅致痴情和真诚率性。建平兄兴致尤高,追溯他三十多岁时进入创作高峰,上世纪1990年代初初期一鼓作气在《红岩》《现代作家》等刊物发了十余篇中短篇小说。又说起他即将启动的中篇创作,故事已构想成形,是颇有些传奇色彩的。西坠的夕阳把我們晃在逆光里,时光倏然慢下来,给人一种梦幻感。

晚餐是几个简单的乡厨菜,建平却心血来潮想小酌两口。兀自找服务员打来两杯枸杞泡酒,自斟了浅半杯,其余都给了我。我迟疑地瞄一眼姚老师,她抿嘴一笑:我没看见。建平兄底气更足了,举杯与我一碰:走起!仰头咕咚一口。

晚饭后,余兴未尽,又去茶坊小坐。不曾想布设简陋的房间一隅竟架着一台钢琴。姚老师轻轻掀开蒙了微尘的罩子,背对我们坐下,一双手扬起来,像是玉兰展枝:接着张弛抑扬地摁下去,一串音符如清泉汨生,已然将病痛的折磨忘乎脑外……《牧羊曲》《山楂树之恋》《梁祝》……孙姐依在一旁合着弦律轻声吟唱。那只艳丽的双肩包还挎在姚老师背上,像一只扑翅欲飞的蝴蝶。建平兄侧过身,静静地看着他的爱人,眼神里蓄满了温情。我突然觉得枸杞酒的热乎劲上来了,内心如同有一团火苗在跳跃,情不自禁站起身,面向窗外的冬阳余辉,张开双臂,吟哦顾城的诗句:草在结它的种子,风在摇它的叶子,我们站着,不说话,就十分美好……

一株老黄荆

江剑鸣

“快来看看,老黄荆!”刚下车,李先生就朝我们吆喝道。

果然,草坪中间有一株黄荆树的老疙瘩,用一圈砖石围成一个花坛保护着。老疙瘩有一人高,水桶般大,树桩和树根纠缠一体,灰白略呈枯黄,爆裂出许多干皮,像蛇蜕,似乎快要掉落,却又黏在上面。疙瘩上有数根枝丫,一米多高,镰刀把粗,或筷子粗。枝上又分孽小枝,平举着几片尚未凋零的叶子。叶子呈手掌状分柄,五只叶柄,柄尖是一片卵形小叶,鸡蛋大小,或者指甲大小,嫩叶青绿,老叶子金黄,枯叶则灰黑。叶片上还沾着水珠,那是早晨的毛毛细雨的杰作。

我的老家平武山区,黄荆这种灌木,到处都是,一般生长在贫瘠的山梁。其叶,猪牛羊全不吃。其枝条,烧柴太小,砍柴的人瞧不上。但枝条柔软,可以砍来编制篮子,做运输上的包装,采购站曾有收购。叶子据说可以做凉粉,但我没有吃过。原以为黄荆这东西只生长在山区,今天,在游仙区新桥镇胜利村一个名叫月畔湾的地方,居然看见了它苍老而倔强的身影!难道这就是游仙土地的根基?

游仙,是一个崇仙尚道且又有宽容心态的地方。不说远的那位刘皇叔感叹“富哉,今日之乐也”,不说仙人洞仙人桥的李意期和太乙天尊修炼过的仙山,也不说大名鼎鼎的碧水寺鱼泉寺,就说柏林镇,居然还接纳了传授西方文化的教堂。今日游仙,更是以海纳百川的胸怀,引进了无数国企或民企,发展各种生产和经营。仅以新桥镇看,同福食品、川仙渔村、国际兰花园、月畔湾休闲庄,窥斑见豹,就能够看到崭新的游仙,正在崛起。

我最感兴趣的是那些在农民家

门口的公司,解决了农民就业的问题。我问兰花园的管理人员:你们兰花园解决多少人就业?

她回答说:闲时一两百人,忙时四五百人。平均应该是三四百人吧。我们看村庄面貌就可以看出农民的小康生活。家家户户白墙青瓦的平房或楼房和别墅,有的甚至辅以亭阁,或连片或独立,掩映在绿树丛中。每户人家门前道路干干净净。院坝里都有停车位,有的停着档次不低的小轿车。花台上种着各色花草,月季、蔷薇、茶花、桂花、一串红、大丽花和各种菊花,而爬上栅栏的紫色三角梅,最惹人眼球。

天完全放晴了。微微秋风让我感到特别舒适。距离那株黄荆树不远处的绿草坪上,有一座茶亭。我们就着一杯绿茶小憩闲聊。

李先生问:今天,你感受怎样?明年仲春时节,月畔湾的景色会更美。我一定要把孙女带来玩一趟。我答非所问。

那株黄荆树旁边,有几丛绿油油的植物,不高,茂盛,碧绿的大叶子下结着小黄果,大的如鸽子蛋,小的如鹌鹑蛋。好像是我没有见过的果木。同行的齐老师去摘了几个来,说是叫小柿子,可以吃。我尝了两个,甘甜倍舌,醇香弥齿,久而不去。我突然感觉到,这不就是新农村的味道吗?

齐老师问我:那黄荆树上挂了个牌子,写着黄金树三个字,金字是不是写错了?荆,金,四川话里近音,人家是故意的。有游仙这片仙人眷顾的土地,无论新桥仙鹤,还是开元魏城,寸土寸金,于青蒿汗水勤劳能干的人来说。我如此解释。

白杨

车子行驶在已往返过数十趟的下乡路上,寂静的原野薄雾轻笼,柔黄的朝阳斜斜地穿过轻纱般的雾霭,小河边一排笔直的白杨就这样披着暖暖的晨光扑入眼帘。啊,这冬日里最美的风景!

对白杨最初的印象,源自中学时数次诵读茅盾先生的《白杨礼赞》。那些对白杨极尽赞美的词句,大多数人都能背得滚瓜烂熟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然而,总觉得白杨就像先生反复强调的那样,是“西北极普通的一种树”,离我的生活无比遥远,遥远到我无法看到它笔直的干、绝不旁逸斜出的枝、光滑而有银色的晕圈,更无法感受它的伟大和“决不平凡”。

慢慢长大后才发现,白杨,原本也是西南随处可见的一种树,和先生笔下的同样挺直,一样坚强,一样风姿俊逸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白杨的,尤其是冬天的白杨——悄悄卸下满身的叶,不管它们曾经多么茂盛和蓬勃,也毫不留恋,就那么挺着光秃秃的枝干,坚定地、笔直地、孤独地在天寒地冻里站成一道绝美的风景。

我常常在想,人的一生和白杨的四季又有什么区别呢?都会拥有春的希望,燃烧夏的热情,也都要经历秋的凋零,禁受冬的萧瑟。只是,很多时候,人们无法做到白杨那样,能安然享受春风的温柔,也能坦然面对霜雪的冷酷;能毫无保留地绽放生命的蓬勃,也能毫无羁絆地完成生命的谢幕。

冬愈寒冷了,那临河而立的白杨依旧孤独而笔直。它们,依旧是我眼中最美的风景,依旧会在我的心里和镜头里无数次定格。

绣球花

周末离家两日归来,绣球花盆里的土已经干裂开来,好几张叶片都有些卷曲了,花团倒还是一如既往的生机勃勃。

再一次将手机镜头对准花团,这已经是拍花团的第五个阶段了。花瓣靠近花蕊的部分还有淡淡的粉色,花瓣尖端几乎都成了暗绿色,这

冬日物语

刘清竹



暗,似乎是花瓣将要枯萎的前奏了。仔细算来,这簇花,已经开了快五个月了。

绣球是我们全家都爱的花儿。母亲精心侍弄,往年都开得不少,今年却只独开了一簇。不过这一簇从一开始就开得特别旺,倒令我格外留意起来。

有照片为证。7月20日,嫩绿的花蕊紧紧地挤在一起,从外侧小心翼翼地绽开四五朵花瓣,白嫩嫩的,像小小婴儿的脸颊一般娇嫩得不堪触碰。

7月23日,花瓣又绽开了十来朵,也是外侧开得居多。最先开的几朵花瓣已变成了淡淡的粉色。

8月3日,花蕊几乎都绽开了,花团像一只大碗般丰硕,花朵挨挨挤挤的,特别热闹。所有的花瓣都变成了淡粉色。

8月15日,花团似乎更大了一些,颜色比之前深了很多,变成了美美的水红色。

9月14日,花开得热闹依旧,花瓣变成了淡绿色。

11月23日,花瓣的颜色暗淡了一些,正面是暗绿,背面又变成淡淡的粉,间或有些黑色的斑点。

12月2日,花瓣的颜色更暗了一些,黑斑的面积更大了。

奶奶在世的时候,一直叫绣球为“五色梅”,说它每一次开花都是要变足五种颜色才会谢的。

今年这一团,确实变了五次颜色。

百度了一下,绣球不同的颜色有不同的花语,白色代表希望,粉色代表浪漫与美满,紫色代表永恒和团聚。

那么,变了五次颜色的这个花团又代表什么呢?或许,它漫长而多变

擦桌、擦地。见他累得喘不过气儿,我忍不住干预,父亲却依然我行我素。也许通过触摸让父亲找到己与世界沟通的方式,也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吧,几近失明又失聪的父亲,在我住进去的前两年时间里,每日除了弄出一些撞击声、喘息声和偶尔的咳嗽声,大多数时间他是安静的。父亲常常盘腿坐在阳台上,望向看不见的前方,神态安详,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。家人也不去打搅他与他的世界。

平静的时光总会让人忽略天有不测风云。2018年岁末的“肥皂事件”就如一把剪刀,剪掉了之前的一切静好。

早上母亲出门去了,我因拿资料返回家。刚打开门就看到父亲神情呆滞地站在饭桌旁,左手按在一块被歪歪斜斜的绳子缠住的肥皂上,右手则握着一柄闪着寒光的菜刀。我走过去才发现父亲左手指和刀上都染满血!还好,伤口不深。处理好父亲的伤口,我对父亲耳朵大声说:“爸,看不见还去切什么肥皂?”父亲也许没听见,他径直拄着他的拐杖,佝偻着身子抖抖索索挪向他的卧室,边走边自言自语:“唉!真废了,肥皂都切不了,我没用了。”随后又是一阵激烈的咳嗽声。

那一刻,有什么东西卡在我的喉咙上。

“肥皂事件”后不久,父亲的肺心病再次复发且来势汹汹。医生说父亲的肺功能已衰竭。经市医院抢救和治疗,虽有一些好转,可他的眼睛却再无神光,精神也萎靡不振,连咳嗽都没有了力气。母亲见状,强装笑颜安慰着父亲,没事就逗父亲开心,可怎么跟他说话,父亲也无力回应,甚至连个笑容也没有。

的花期,只不过像我们短暂却并不平坦的人生一样,苦辣酸甜尝遍,才不枉路过人间吧。

芦荟

在我们家,芦荟一直都是躲在一大堆开花植物的后面的。最初只种了一小株,多年的繁衍分枝,现在已经把一个大花盆都快挤爆了。枝枝杈杈的,叶片也早从亮亮的油绿变成了严重缺乏营养的红比绿多。

平日里,芦荟多半是被我们遗忘的,给花草浇水的时候,也常想着芦荟不宜多浇水而对它视而不见。

那年夏天,我端着一大勺油的手一抖,滚烫的油一下子越过短袖,从赤着的手臂顺流而下。手臂瞬间就红了,像被火烧过似的疼。

姐姐一边让我赶紧到水龙头边冲凉水,一边飞快地割回一块芦荟叶。那一晚,我交替着用芦荟叶剖面的汁液和芦荟胶涂抹烫伤的手臂,火烧火燎的感觉很快就消退了。第二天,手臂居然全好了,连一点受伤的痕迹都没留下。

刚开始那几天,看着只剩小半截的那几片芦荟叶,我着实愧疚。可没过几天,它们又被我遗忘了。它们,还是静静地躲在花丛背后。

今天下班回家,一进大院,邻居就告诉我,母亲早上外出锻炼的时候摔倒了。

我揪着心回到家。母亲的脸颊和嘴角都有大片擦伤,两只膝盖也磕伤了。我心疼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,母亲流着泪安慰我,没什么大事,她已经清洗过伤口,也擦过药了。

问起摔倒的情形,母亲告诉我,她摔倒后,立刻有好心人把她扶起来,帮她找地方休息,平日一起锻炼的老友们都关切地帮她检查伤势,有位阿姨还主动放弃锻炼把她送回家。

想象着一群老友围着母亲嘘寒问暖的情景,我的心里暖暖的,那些于我们而言素昧平生的人们,就像那盆一直隐藏于角落的芦荟那样,从不奢求我们的一丝关注、一句感谢,但他们,总是在我们遇到困难、受到伤害的时候,默默地来到我们身边,帮助我们消除疼痛,抚平伤痕。

看不见的世界

源麟



2019年冬,霾气较重且特别阴冷,父亲的病也越发严重。他总是说吸不进气、吃不下东西。我每次给父亲煲汤过去,他也只是浅浅抿上几口。稍有些精神,他就一直喊我母亲的名字,声音游丝一般。医生悄悄对我们说准备后事吧。我不信!这么多年来医生每次给父亲发的病危通知书,最后都成为废纸。可是这次,母亲失神的样子让我顿生恐惧。虽然她告诉父亲说倒春寒结束后,天气便暖起来,他的病就会好起来。父亲那时已说不出话来,他噙着泪只是摇头。而我,从来没有像那段日子里般痛恨着倒春寒!

己亥年正月初七,不再等春暖花开的父亲终于彻底丢下了他看不见的世界,结束了他所有的病痛。

父亲走了,失去父亲的孩子,就此失却一大片的晴空。